



冰儿 著

*Promise
don't come easy*

诺言 来之不易

往事浓淡，色如清，已轻 / 经年悲喜，净如镜，已静。

给时光一份浅浅的回眸，给心灵一份淡淡的安暖，芬芳过往，风月静好。

“后来我才知道，它并不是我的花，
我只是恰好途经了它的盛放。”

不管爱情给予你什么，都坦然接受，这便是勇敢。

【爱情暖小说】

心若向阳，
何惧忧伤？

冰儿 著

*Promise
don't come easy*

诺言 来之不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诺言来之不易 / 冰儿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4. 11

ISBN 978 - 7 - 5104 - 5201 - 7

I. ①诺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7683 号

诺言来之不易

作 者: 冰儿

责任编辑: 黄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40 千字 印张: 20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5201 - 7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1

六月的北京，空气中含着燥热，让人不舒服。

校园里却是苍翠欲滴，每一丝空气都透着新鲜。一群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的中文系毕业生在草地上撒野。他们摆着各种POSE，兴奋地喊着“茄子——”。黎敏、安静、小梅、李青……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和美丽，所有的快乐跟着被抛上抛下的学士帽沸腾着。二十八位毕业生慢慢由两排自动瓦解成若干小团体，争相与自己心仪的人合影留念。

黎敏拉着安静坐到了树下的石板椅上，背景恰好是班长被抛起，女生笑作一团。

“安静，你到底是出国还是留校，定了吗？”黎敏总是快人快语的。

“我挺想出国的，但庄严不同意，所以我也只好放弃。其实留校也不错，你也知道留校挺难的，系里能给我这个名额也不容易了。”安静看着黎敏，声音细细软软的，

“你呢？就去杂志社啦？”

“我也没什么选择了，我英语一般，外企也进不去，国家机关又太难受，杂志社应该会好些吧。”黎敏把目光投向身后的那群人，表情有些无奈。

安静顺着黎敏的视线望过去，“其实杂志社挺适合你的，你这种风风火火的个性最适合去杂志社了。”

“庄严呢？他工作定哪儿了？”黎敏关心地问。

“工商局。”安静没表情地说。

“他怎么去工商局了？没想到。”黎敏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。

“他爸联系的，说是待遇不错，能分房。”安静一脸平静。



“现在还能分房？那这下你们俩都有铁饭碗了，是不是该忙着结婚了？一个学习委员，一个团支书，你们俩真是绝配！”黎敏逗着安静说。

“你少替我操心了，自己还不抓紧？”安静边说边看向远处。

草坪上欢快的人群渐渐散去，一个瘦瘦的白面书生正朝这边走来。

黎敏打趣道：“哎，你的白马王子来了，看来我得赶紧消失了。”

安静刚要还嘴，看见程伟也朝这边走来，便促狭地说：“黎敏，快往那边看，你的白马王子也来了。”

一向沉默的庄严也热情起来，冲安静说：“笑什么那么开心？一起吃午饭吧。”

安静挎着庄严的胳膊说：“人家佳人有约，我们得赶紧撤。”

庄严也看到程伟，会意地说：“那我们就不当电灯泡了。”拉着安静就要走。

黎敏急了：“好啊安静，你见死不救啊。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只要一看到程伟，黎敏只想躲。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轻易就能狠下心来。

安静扭过头来不怀好意地笑了笑。

程伟低着头站到了黎敏面前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黎敏，中午一起吃饭吧。”

黎敏尴尬地看着安静和庄严的背影说：“噢，中午我们宿舍聚餐，要不改天吧。”

程伟的目光不安地洒向过往的人群，始终不敢与黎敏对视，“那——我们走走吧。”

黎敏只好与程伟并肩走在校园里，想不出要说的话，一时无语。

程伟瞟了一眼黎敏，试探地问：“听说你们系今晚开毕业晚会？”

“噢，好像是。”黎敏僵硬地笑笑。

“你们几点结束？”程伟看着黎敏的侧面。

“不知道呢，不会太早吧。”黎敏看着前方，在程伟面前总是那么不自在。

“要不，晚上我去找你，我们聊聊？”程伟的语速终于快起来。

“我，我不一定在。”黎敏吞吞吐吐的。

“没事，我晚点儿去，10点行吗？”

正说着，黎敏同寝室的小梅从食堂出来，冲他们打招呼：“黎敏、程伟，你们中午去哪儿吃啊？”

黎敏赶紧冲小梅挤挤眼睛，小梅会意地说：“噢，对了，黎敏，宿舍好像有人等

你呢。”

“噢，那我这就回去。”黎敏像找到救星似的，终于理直气壮地对程伟说，“那我先走了，有机会再聊吧。”说完拉着小梅跑起来。

程伟无奈地看着她们消失在人群中。

小梅边跑边叫道：“别跑了，我的饭都快撒了，真不该帮你解围。其实程伟人挺好的，你怎么死活看不上啊，不就是样子土点吗，你也太绝情了吧。”

黎敏停下来，喘着气，“重金谢你还不行吗？我的大小姐！咱们能不能先不谈这个问题，我肚子饿死了，还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吧。”

小梅端着饭盒哭笑不得。

晚七点。中文系二楼报告厅布置得喜气洋洋。毕业典礼几个红色大字醒目鲜明，没有人在意桌上的饭菜是否丰盛，大家把所有的高涨情绪都投入到这个简单又隆重的毕业典礼中。

头发花白的系主任开始慷慨陈词：“同学们，四年的大学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但这正意味着你们新生活的开始。我谨代表中文系的全体老师向你们表示祝贺！祝你们学有所长，在未来的事业上步入辉煌！”掌声如雷响起。

班主任、班长发完言后，欢乐才真正开始。灯光一变，大家欢呼起来。爱唱歌的放下话筒，爱谈心的聊得鼻涕眼泪一大把，爱跳舞的忘情地舞着，大家拉起手来疯狂地转着圈，有人在里面翻着跟头。

黎敏和安静也被拉进了蹦的行列，大家跳得忘了形，散了架。安静先扛不住了，溜到了墙角，黎敏也气喘吁吁地跟过来。

“好累啊，热死了。”黎敏用手扇着风。

安静刚要开口，忽然看到程伟在门口张望，“哎，程伟来了，肯定是找你的，你快过去吧。”

“不会吧？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。那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跟他说什么。”黎敏赶紧背对着门口，急得眉心拧在一起。

“你看你，怎么怕成这样？程伟都追了你快两年了，你怎么也得跟人聊聊。马上就各奔东西了，做不成恋人，至少也是朋友。对了，还不知他去哪儿工作了，快过去问问，去啊，我可要跳舞了。”安静说着把黎敏往门口推。

程伟霍地看到了黎敏，眼前一亮，“黎敏，这里太吵了，我们出去聊会儿吧。”借着绚



丽的灯光，程伟发现今晚的黎敏有一种不同以往的味道，那黑亮的瞳眸里映出别样的光彩。

“——那好吧。”黎敏不自然地应道。脚下好似有东西绊着，怎么也走不快。

安静看着他们走出了门口，在背后咧着嘴笑起来。

夜晚的校园凉风习习，这种舒服的味道是黎敏最留恋的。这么浪漫的夜晚却是和程伟在一起，稍稍有些扫兴。黎敏表情木然。他们在一个小亭子里沉默对坐，偶尔飞过的蚊子和萤火虫点缀着这个沉闷的空间。

“噢，对了，你定了去哪儿工作了？我还忘了问了。”还是黎敏先打破沉默。

正在酝酿词句的程伟，听黎敏一问，心里又乱了起来，“我去通讯公司了，正好与我的专业对口，而且这家公司还解决户口，我也可以留京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挺好的。”黎敏脸上飞快掠过一丝笑意。

“听安静说你去杂志社了，是什么杂志？”程伟看着月光下黎敏莹润的脸，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。

“是个新杂志，生活类的，我也不知怎么样，去试试吧。”黎敏的目光不经意地往远处一瞥，恰好看到一对正在接吻的恋人，脸上一阵灼烧。

“黎敏，我真的挺喜欢你的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想你也明白我的心意……”程伟一字一句地说着这句话，眼睫垂到脚底。

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黎敏的脸快要燃烧起来，她极力装作镇静地说：“程伟，你把我想得太好了，其实你不了解我。我身上有一大堆缺点，我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”

“黎敏，我知道你也有缺点，可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女孩。”程伟渐渐加重语气。

“那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”

“喜欢你的聪明，我喜欢聪明的女孩。”程伟借着愈来愈浓的夜色专注地看着黎敏。

“我一点儿也不聪明，学习也不好。真的，我挺笨的，是你没看出来……”

“黎敏，”程伟真挚地说，“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”

黎敏喉咙一阵发紧，片刻说不出话。沉吟了半晌，黎敏缓缓地说：“程伟，我觉得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，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。”说完站了起来，

“对了，我还有点事……我，先走了。”

“黎敏——”程伟“噎”地站了起来，声音从来没这么洪亮，沉吟了片刻，语速又慢下来，“……那好吧，我们还是朋友。”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张CD，“这个送给你，你

可能会喜欢。”

黎敏接过CD，“谢谢你，我们还是朋友。”话落把手向程伟伸过去。

程伟紧紧握住了黎敏的手，竟忘了松开。黎敏尴尬地抽回来，低声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暮色中程伟望着黎敏的背影，眼泪几乎要跌落下来。

宿舍里大家都在兴奋地聊着今晚的毕业晚会。黎敏一推门，大家一哄而上。“你还回来啊，我们正要去男生宿舍找你呢。”李青坏坏地笑。

“手里拿的是什么宝贝？程伟送的吧。”小梅一把抢过黎敏手中的CD，“《Promises don't come easy》，咦，他怎么知道你喜欢这首歌？快，赶紧放一下，还有几分钟就熄灯了。”

音乐声从小梅床头的CD机里响起：“I should have known all along /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/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/ 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/ leaving nothing but my heart behind ……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/ Promises don't come easy ……”

令人悸动的旋律突然停止在黑暗中，熄灯了。

黎敏心头一阵酸涩，竟有泪悄悄滑落，幸好掩在黑暗中，没有人发觉。说不清为什么会落泪，是歌声吗？是程伟吗？还是分别？

“好了，熄灯了，大家快睡吧，黎敏你还不快去刷牙？”安静替发愣的黎敏解围，顺手打开了应急灯。

“怎么就没程伟这样的人追我呢？老天不公平啊！”小梅躺在床上发着感慨。

“怎么，你看上程伟了，那就让黎敏让给你好了。”小梅的下铺孙丽娜一边铺床一边说，“看你眼光就不行，程伟怎么能配得上我们黎敏呢。要配也得李敏镐这样的才行。说实话，程伟的外表实在过不去，个儿又不高，和黎敏站在一起实在不般配。”

黎敏洗漱完进屋。

“别老提你们家李敏镐了，你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们倒都名花有主了，还替别人瞎搅和。”李青的上铺王芸憋不住了。

“别着急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小梅粗着嗓子安慰王芸说。

安静看着黎敏躺下，轻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还睡不睡了，都快12点了，明天



还有全校毕业典礼呢。”

大家静了下来，小梅打了个哈欠，“睡了睡了，困死我了。”

黎敏躺在床上睡不着，悄悄爬到安静床上躺下，二人窃窃私语起来。

“怎么？睡不着？想程伟了？你们聊得怎么样？”

“挺难受的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总在追你，那种感觉挺不好的。他人是挺好的，可他身上没有吸引我的东西。抛开外表不说，最重要的我觉得他太内向了，没有幽默感。”

“我觉得他还行啊，在我面前也能开几句玩笑。他在你面前可能是太紧张了。刚开始我对庄严也没那种特强烈的感觉，相处久了就有了，感情是培养出来的。”

“我有点相信一见钟情，四年都没培养出感情，可能他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吧。”

“你就相信感觉，可能程伟身上还有许多你没发现的优点呢，我觉得他挺老实，挺本分的，挺适合做老公的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，那你找程伟吧，把庄严让给我。”

“你不是嫌庄严是书呆子吗？怎么，你改变看法了？”

“那至少他长得不错，怎么也比程伟强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别胡说了，睡吧……”

7月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，这是学校规定毕业生离校的日子。

宿舍里，大家都沉着脸，每个人脸上都有一股惻然的心酸，没有人站起来收拾行李，谁也不愿离开这个住了四年的小屋，谁也不愿破坏每个精心打扮的床位。李青提议：“我给每个床位拍张照吧。”

安静先流下泪来，小梅更是泣不成声，“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，真不想离开北京。”

黎敏抱着小梅说：“小梅，别哭了，我们在北京随时等你来，你男朋友都上研了，你一定要考回来。”大家抱在一起呜呜地哭起来，小屋被哭声淹没。

六个女孩子就这样抱在一起，四年来所有的快乐与不快乐都在这哭声中融化了。六个女孩子的心从来没有贴得这样紧……

2

天空是那种透明的蓝，净得没有一丝云彩，这是黎敏第一天上班的日子。

藏在高耸写字楼里的每张面孔都那么陌生、骄傲，穿着T恤牛仔裙的黎敏夹在中间显得那么不协调、学生气十足，马尾巴在脑后跟着忐忑的心左右不安地摇摆。

《生活之道》杂志社不大，感觉好像又比上次来面试时小了。

“小姐，你好！你找哪位？有预约吗？”前台秘书小姐笑容可掬的。

“我是黎敏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”黎敏也笑容可掬地回答。

“噢，那我带你去社长办公室吧。”黎敏被带到最里的一间办公室。

社长的脸又比上次见面时圆了些，仍是个样子可亲的老头。

“社长你好！”

“黎敏来了，从今天起你就正式上班了。关于这本杂志的大致情况我想你也了解了，这段时间你主要熟悉一下业务，具体由严总编给你安排工作。我平时在总部办公，编辑部这边都由严总编负责。我们这里的年轻大学生不多，非常欢迎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。”社长不疾不徐地讲了一大套。

“谢谢社长，我想我会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。”黎敏有些紧张，连坐姿都没动一下。

严总编也走了进来，热情洋溢地说：“黎敏来了，欢迎加入我们，以后就叫我严大姐吧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。走，我带你去编辑室。”说完领黎敏走到了一张空荡荡的办公桌前，“这是你的位子，隔壁是钟小玲，你们年纪应该差不多，有什么事也可以



问她。”一个圆脸的姑娘冲她甜美地笑了一下。

“这是老胡，这是老李，这是小王，这是……”黎敏——笑着回应，虽然这些人也不是很热情的样子，黎敏已是很满足了。

这种开放式的办公室令黎敏对周围一目了然，显然这是一个女多男少、中年人年轻人人少的地方。还好，邻桌的小玲看上去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，应该好相处吧。

总之一切还好吧，黎敏渐渐抚平了紧张情绪，满足地向窗外望去，天空是接近无限透明的蓝。

馨兰咖啡屋。安静和黎敏约在这里见面。

谁先发工资谁就先请客，这是她们毕业时就约定的。这间有着珍珠奶茶和秋千吊椅的咖啡屋一直是她们俩的最爱。

今天的安静和黎敏都把马尾巴换成了披肩发，直直地垂下。二人对着相同的发型默契地笑了。

安静直发的样子像极了韩国影星。黎敏赞她。

“别损我？怎么样？杂志社有意思吗？”安静吸了一口奶茶，转入正题。

“跟想象的也不太一样，年轻人太少了，最年轻的小伙子也三十二了。”黎敏立刻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。

“我不也一样，系里你还不知道，哪有什么新面孔。”安静也跟着落寞起来。

“对了，你在系团委工作怎么样？系里有什么新变化？”

“还是老样子，听别人叫我安老师，我还挺别扭的。”

黎敏打趣道：“安老师，安老师，有没有新的追求者啊？”

“他们都知道庄严，谁还敢追我呀。”

“你们不会马上打算结婚吧？”

安静捋了一下长发，“我倒无所谓，庄严倒是挺急的。他们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宿舍，有六十平米吧。”

“呵，刚工作就能分房！看来你们不结婚也不行了。”黎敏啧啧地替安静高兴。

“刚工作就结婚，我怎么还没心理准备。”安静低下头，一脸严肃。

“你们俩也谈了这么多年，早晚是结，再说庄严又有这个条件，多好啊！”黎敏声

音跳跃。

“庄严也这么说。我父母也催着我结，他们对庄严印象一直都挺好的，可我总觉得一毕业就结婚是不是太快了。”安静双眉蹙蹙。

“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庄严，太瘦弱了，像个文弱书生，一点儿没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。不过你们俩也谈了这么多年了，也算知根知底，最重要的是你们俩有夫妻相，你呀就嫁他吧。”黎敏说着笑起来。

“真讨厌，没个正经，一点儿也指不上你……”

欢快的声音回旋着，这种单纯的快乐像极了奶茶里的珍珠，是点缀，又是实实在在的。

《生活之道》杂志社。所有的人都在忙忙碌碌，没人理会黎敏。黎敏坐在座位上浑身发紧。

“黎敏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严总编叫了一声。黎敏一跃而起。

一番工作上的问长问短之后，谈话进入正题。

“小黎啊，你二十三了吧，有男朋友了吗？”严总编脸上有一种真诚的关心。

“还没有呢。”黎敏有些不自然。

“是这样，大姐手头有个小伙子挺不错的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见见面。”严总编换了一个坐姿，“我看就今晚吧，正好他下班过来取东西，你们先见一面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也不急着交男朋友。”黎敏说得怯怯的。

“这事可不能不急，女孩子还是得趁年轻找，这样吧，下班你先别走，到时我叫你吧。”严总编的口气不容置疑。

黎敏只有点头的份儿了。从严总编办公室出来，黎敏脸色青白地瘫在了座位上。

“怎么了，黎敏？挨骂了？别理她，她现在有点更年期综合征，看谁都不顺眼。高兴的时候夸你两句，不高兴的时候什么难听的话都能骂得出来，过后还找你解释，说她自己也有错，不该对你大吼大叫，再做你的思想工作，就这么一个人，你拿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。”小玲越说越激动。

黎敏冲小玲无措地笑了笑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终于过了5点钟，一位个子矮矮、戴眼镜的学生模样的人进了严总编的办公室。



“不会就是这个人吧，个儿还没我高呢，太可怕了。”黎敏正琢磨着，严总编的声音响起：“黎——敏，到我这儿来一下。”

第一次相亲竟然是在办公室，黎敏像个傻瓜一样坐在那里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严总编和这个小个子年轻人聊得热火朝天，好像完全与自己无关。迷离的视线在严总编和小个子之间来回移动，不知最终落在谁身上更好些。

“……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你们就算认识了，以后你们自己联系吧。”严总编和小个子都站了起来，黎敏这才意识到相亲结束了。

把小个子送出了门口，黎敏重重地舒了一口气。

回到座位上，小玲突然拍了一下黎敏，好奇地问：“咦，黎敏，你怎么认识老胡的儿子？”

“什么老胡的儿子？哪个老胡？”黎敏完全摸不着头脑。

“编辑部的老胡啊，你叫他胡老师，刚才你送出去的那个人就是他儿子啊。”

没等小玲说完，黎敏霍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“什么？他是胡老师的儿子？！”黎敏呆住了。一方面她觉得惊奇，人高马大的胡老师怎么会生出这么矮小的儿子；另一方面她觉得以后在编辑部的日子没法过了，于是再次瘫倒在座位上……
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黎敏像贼一样溜进了办公室，还好胡老师没在座位上，还好严总编还没有到。

“黎敏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天哪，是严总编的声音。黎敏双腿发软，刚一转身，老胡正朝这边走来——“胡老师早！”半秒种的大脑缺氧让黎敏有些失态，差点与老胡撞个满怀……

一落座，严总编开口道：“小黎啊，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。”脸上露出难色。

“什么事啊——”黎敏战战兢兢地问。

“是这样，我今晚有个饭局，你能帮我去接我女儿吗？”

一听这话，黎敏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幸好没说昨天相亲的事，她赶紧大声说：“没问题，这事交给我吧。”可严总编这么大年纪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女儿？黎敏的脑子还在打转又被严总编的声音打断了，“昨天的小伙子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他会给你打电话的，你手机号我告诉他了……”

走出了严总编的办公室，黎敏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身上的担子从来没觉得这

么重。

家长、自行车、汽车，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幼儿园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门口一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躲在角落里没人搭理。黎敏走过去，学着幼儿园老师的口吻说：“小朋友，你是王小小吧，我替你妈妈来接你的，跟我回家吧。”小女孩睁大了惊恐的眼睛，露出比哭还难看的表情，正要发作，突然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拉起了小女孩的手，“你是谁呀？这是我的女儿！”

“噢，对不起啊，我弄错了。”黎敏发出了尴尬的笑。

看着面前这个秀秀气气略带尴尬表情的女孩，男子的口气软下来，“没关系，你是接王小小吧，她在那边。”男子指向了另一个单眼皮女孩。

握着王小小的手，黎敏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向男子道谢后，他们匆匆告别，一个向左走，一个向右走，消失在闹市中……



3

这几天的天气预报都在说下雨，可就是下不来。闷热的天气令每个人都心情烦躁，唯一令人振奋的恐怕就是安静的婚礼了。

周末的一大早，黎敏就匆匆赶到了安静家。

安静正对着镜子专心致志地描眉，还时不时看着手头的美容杂志。

“怎么没请化妆师？”黎敏奇怪地问。

“请个化妆师挺贵的，庄严说我底子好，自己化一样。”安静边抹口红边说。

“真行，你们家庄严也太会省钱了！”说着黎敏帮安静弄起头发来。两人手忙脚乱地忙活一通，幸好安静底子好，镜中的她还是有惊艳四座的效果。

黎敏得意地望着镜中的安静，噘着嘴说：“怎么样？我的作品够大师水准吧。”

安静对着镜子笑着说：“不错不错，今天还算可以见人。”

“咦，婚纱呢？”黎敏迫不及待地要看婚纱。

“不穿婚纱，我买了套装。”说着安静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橘黄色纱质短袖套裙。

“怎么这么一身啊？还是橘黄色的，怎么也得是红色的。”黎敏失望地说。

“庄严说了，这件平时也能穿，红的太鲜艳没法上班穿，婚纱只能穿一次太浪费了。”安静把套装穿上走到了镜子前。

“橘黄的不太好吧，不吉利，可别黄了。”话一出口黎敏就有些后悔，赶紧用手捂住嘴，“说错话了，该死该死。”

安静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变迷信了？我觉得这件挺好看的。”说完前后左

右地在镜子前照了一遍。

打扮妥当后，黎敏嘟囔起来：“庄严怎么还不来呀，都几点了。哎，订哪个酒店了？”

“不用庄严来接，咱们自己去，特别近，就在他爸单位的食堂，10点集合。”安静开始擦起脚上的皮鞋。

“啊，哪有这样的？！不接也就罢了，怎么也得去个好点的酒店啊，哪有在食堂办婚礼的？！”黎敏差点暴跳如雷。

“庄严他们家订的，便宜，主要离两家都近。”安静一脸平静。

“怎么这样？！太不可思议了！”黎敏情绪越发激动。

“你就别挑理了，我妈还没挑呢，你倒先挑上了。”安静拉黎敏在镜子前坐下，“你也赶紧梳梳头，你这个伴娘也得有个样儿啊。”

黎敏心里不舒服，可也不想破坏安静的情绪，只好隐忍着梳起头来。

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装修的小食堂，两张大圆桌中间贴了一个“喜”字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装饰，甚至连气球都没看到。来的是安静和庄严的两家人，还有几个远房亲戚。大家入座后，婚礼开始。

主持婚礼的是庄严的父亲，这个已有四分之三白发的戴眼镜的父亲说起话来铿锵有力：“今天这个会——噢，错了——今天这个婚礼由我主持。这是个小范围的婚礼，来的都是至亲好友，我们不想搞得太铺张，庄严和安静都是刚工作，也没什么积蓄，他们也不想让我们大办，年轻人有这种想法很好。下面请安静的父亲讲话。”

黎敏听完差点笑出声来，咬着安静的耳朵说：“怎么跟开会似的。”

安静悄悄说：“他爸当惯领导了，你可别乐。”

安静的父亲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小安和庄严呢是自由恋爱，我祝他们白头偕老。”一片掌声之后，庄严的父亲接着主持，“下面我们请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发言。”

这可真像是开会。黎敏在肚子里嘀咕，可又不敢说出来。

两桌的人轮流发完言后，最后轮到黎敏。黎敏举起酒杯，“该说的话前面大家都说完了，我就祝安静和庄严早生贵子吧！”一片笑声中，黎敏涨红了脸。

安静和庄严开始轮流给大家敬酒，场面一时有些混乱，庄严已满面通红。



黎敏想起下午还要校几篇稿子，就向安静告辞先走，安静坚持要送黎敏。

“安静，你这个婚礼也太安静了吧，庄严连句话都没有。”黎敏边走边说。

“我就是怕闹，这样挺好，婚礼越简单越好。”安静满足地说。

“真服了你了。”黎敏沉吟了一下，“你终于算是结婚了，咱们宿舍你是第一个，多好啊！毕业那会儿，我们都说你肯定是第一个结婚的，你还跟我们狡辩。哎，你们准备去哪儿度蜜月啊？”

“没打算去，庄严太忙了没请婚假，系里这边也一堆事。”走到门口，安静停了下来。

“那怎么行，一生就这么一次，还不好好玩玩。”黎敏看着安静，眉心微蹙。

“以后有的是机会，你就别替我操心啦，赶紧回去弄稿子去吧。”安静拍了拍黎敏的肩膀，“再见！”

黎敏冲安静挥挥手，一脸无奈。

夏天的夜晚闷热潮湿，一吃完晚饭安静就钻进了浴室。望着镜子里洁白无瑕的胴体，安静脸上漾出了红晕，兴奋莫名！今晚是安静的新婚第一夜！虽然跟庄严谈了几年的恋爱，但两人也只是拥抱、接吻而已，一直没有到很亲密的那一步。庄严信基督，这点倒让安静更信任对方。比起那些毛手毛脚的男人，安静倒觉得像庄严这样的老实可靠。今晚将会是怎样的夜晚？安静心头充盈着期待。

穿上新买的无袖真丝睡衣，再在耳后喷些香水，安静最后在镜子前自我欣赏一番后走进了卧室，心跳此起彼伏得清晰可辨。

庄严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频道。

“别看电视了，你还不洗澡？”安静躺在床上，口气有些着急。

“待会儿，待会儿，好像还有场球赛，你先睡吧。”

庄严的话像一盆凉水向安静兜头倾下，安静的表情僵住了，脸无力地倒向一侧，睡不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庄严终于关了电视，躺在了安静身边，脸却侧向另一边。两个人以脊背相对，却隔着一拳的距离，睡眠就从这个空隙中逃跑了。黑暗中的两双眼睛不知该看向哪里，呼吸声却是惊人的相似……

第二天是个艳阳天，安静心里却晴朗不起来。下午的时候竟然连开会都忘了。安静